

望断青山

WANG
DUAN
QING
SHAN

刘子威 / 著

八一出版社 / 出版

这是个哀婉而悲壮的故事。

桩婶的丈夫在抗日战争中作战牺

性，茹苦含辛拉扯大三

个儿子，该喘口气享享福的时

候，东邻受侵略，边陲受到威胁，她

又毅然把三个

儿送上异国前线。

她在魂牵梦系中为支前而劳

动而奔走；她以衰老病弱之

躯参加祖国慰问团，冒着

炮火爬山涉水到前沿阵地慰问。

她的三个儿子以各自的方式生

行战斗，一死一残。她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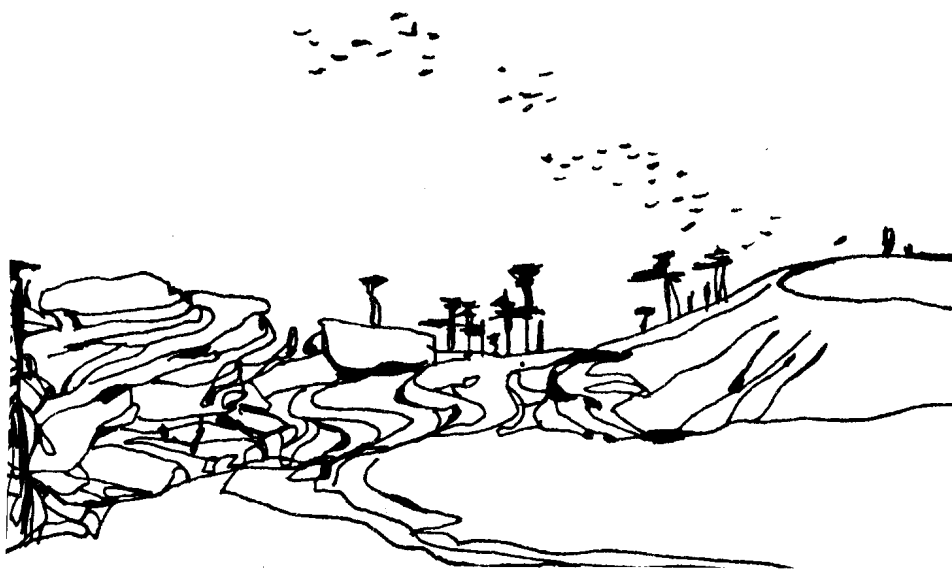


望斷青山

WANG
DUAN
QING
SHAN

刘子威 / 著

八一出版社 / 出版



新登字(京)117号

书 名：望 断 青 山

著 者：刘 子 威

出版者：八一出版社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（邮政编码100044·电报挂号6550）

封 面：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

排版者：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

印刷者：北京昌平环球印刷厂

装订者：北京顺义县利生装订厂

发行者：八一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：9.375

字 数：200,000

版 次：1994年3月第1版

印 次：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0,001~6,000

书 号：ISBN 7-5081-0067-0/I·32

定 价：6.00元（膜）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）



我是还债，而不是施舍。我惟真情以待，不敢有丝毫的卖弄。

董子斌

作者小传

1930年出生于农村。1947年参加解放军。历任战士、文化教员、连指导员、干事、科长、团政委、师政治部主任、兵种宣传部长、武警报社社长、武警学院副政委，授少将警衔。曾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过长篇小说《在决战的日子里》、短篇小说《越过摘月岭》、回忆录《太原城南血战记》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儿行千里	(1)
第 二 章	飞雪壮军行	(8)
第 三 章	露宿荆子洞	(17)
第 四 章	祸从天降	(29)
第 五 章	深入绝地	(35)
第 六 章	不安的夜晚	(47)
第 七 章	绝处逢生	(55)
第 八 章	箭在弦上	(62)
第 九 章	激战南仓山	(73)
第 十 章	莫要再责怪	(85)
第 十 一 章	归 队	(98)
第 十 二 章	巧相逢	(109)
第 十 三 章	汇合着，那巨大的洪流	(123)
第 十 四 章	心 病	(136)
第 十 五 章	寻找胜利之门	(145)
第 十 六 章	大山，燃烧前的温馨	(156)
第 十 七 章	战车啊，战车	(167)
第 十 八 章	期 待	(180)

第 十 九 章	“别有洞天”	(191)
第 二 十 章	雷场上	(206)
第 二 十 一 章	几度波澜几度悲欢	(216)
第 二 十 二 章	和平难盼	(227)
第 二 十 三 章	母子相会，反添一番滋味	(243)
第 二 十 四 章	她为儿子送行	(262)
第 二 十 五 章	泪飞顿作倾盆雨	(275)
第 二 十 六 章	留下的和带走的	(285)
尾 声		(295)

第一章 儿行千里

大雪弥漫，遍地皆白。一辆由匹瘦骡子驾着的木轮大车，在山间起伏不平的车道上慢吞吞地移动着，车过之后，在厚厚的积雪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辙沟和一溜清晰的蹄窝。可是车过不大会，那辙沟和蹄窝就被落雪掩盖了。靠车辕坐着赶车老汉身上穿着件破大袄，头上戴着顶狗皮帽子。车厢里坐着个上些年纪的妇女，一身旧黑棉衣，外裹老羊皮袄，一条粗毛线绦色长围巾把头蒙得严严的，只露张干瘦的脸和双惶惑的眼睛，蜷曲的身子随着车身的颠簸而晃动着。她已经成了个雪人，可是木然地坐在那里，竟不知抖一抖身上的雪。两个人都默不作声，悄然得就像空旷的雪野一样寂静。车轮转动时发出的吱嘎声，显得那样单调、烦人。大雪纷纷，遮天盖地，迷迷茫茫，混沌一团。

这是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，是一场暖雪。雪花儿带有粘性，落下来凝结在各种物体上，绘出一幅幅洁白美丽的图画。从车的近旁溜过的一株株树，有的一树银花，有的漫身玉挂，有的如炸开的棉团，而那长长的低垂的柳枝，则像一条条洁白的翠鞭。地上的草棵，千锥万穗，飞蛇戏鼠，形态生动奇异；有的活像一只只白茸茸的鹿角，看上去逗人喜爱。就连

一块块被雪覆盖着的大石头，也如雕如塑，栩栩如生，大的像卧虎奔象，小的像雏鸡走兔。各种景物，在朦胧中，越显得玄秘神奇，婀娜多姿，看了令人赏心悦目。然而，车上那个木然而坐的妇女，对此却未置一顾。她显得心神不宁，焦躁不安，目光中流露出一种盼顾和期待。对她来说，眼前的一切好像都是不存在的，就连落进她脖梗里的冷冷的雪花，眉毛上挑着的凉凉的小水珠，似乎也不曾觉得。但是她感到冷，一种从心里发出的冷，她不时扯扯老羊皮，把身子裹得紧一些。

她，人们习惯的称呼之为桩婶，从吉林浑江县来，赶往临近鸭绿江的一带，去看望部队上的儿子。她是揣着一种矛盾的心情来的。大儿子范大力要随志愿军赴朝作战，和美帝国主义打仗，仗定准打得很大，还不知多会回来，更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。她的心老是揪揪着，饭吃不下，觉睡不着，巴不得能见上孩子一面。可是又一想，出国作战的部队海啦，为儿子、丈夫牵肠挂肚的多的是，谁不想在出国前见上一面？可是国家的事大，部队行动又急，大伙也都横下一条心，舍啦！公爹老离头舍不得，硬逼她去部队把儿子叫回来跟个女子成亲。他对她还讲了番道理：“我这个受够日本鬼子气的人，还能眼巴巴看着美国鬼子打过来？我已经没多长的活头了，只想在闭上眼睛前，看着孙子成了亲，了却份心愿，过后任他远走高飞。”老汉脾气倔，性情固执，说要是不把大力叫回来，就一头撞死在她面前。老人又有个气喘病，她担心他一时气火攻心，出个好歹，自己怎好向儿子和亲友交待？桩婶不敢违拗，于是就应承了下来。本打算先到娘家住几天，回来编个瞎话哄住他。再说，大冬天，孤身一人出门，她也真怵头。

谁知夜里作了个梦，梦见大力雄赳赳朝自己走来，胸前戴着闪闪发光的奖章，凯旋而归，离着好远就喊娘。自己一时悲喜交集，拔腿就朝儿子扑去。到了跟前，儿子却一动不动。伸手去摸摸儿子，可那脸、那手、那脖梗全是凉的、硬的，细一看竟是石头人。她惊出一身冷汗，醒了。她心神恍惚，疑惑不安，只到天明，再也没有入睡。

第二天她没去娘家，搭了挂大车就寻儿子来了。冬天山路不好走，有时雇车，有时步行；有时有伴，有时孤身一人。三倒两倒，左打听右打听，终于打听到了儿子所在部队驻的村子——拐拐堡。现在，大车径自朝拐拐堡驶去。

一路之上她的心绪很乱，各种想法、各种念头交织出现，连她自己也不搞不清自己在想什么。一忽儿想，看上儿子一眼就放心了，别的什么也不说了。一忽儿想，自己承受一家生活的重担，上养一个老的，下拉两个小子，都压得喘不过气来了，要能把儿子叫回去，娶上房儿媳妇再归队，也倒好。一忽儿想，美国兵打过来了，又国难当头了，又要当亡国奴了。一想起当亡国奴的滋味，心里就发颤，就期求能把这股祸水挡住，就巴望儿子好好打鬼子，当好顶门杠……一路上就这样东想西想，心绪乱糟糟的。只有一点不乱，那就是一门子心思快找到部队，见着儿子，离儿子驻地越近，心情就越发急切。可是那匹瘦骡子却好像有点同她作对似的，走得慢慢吞吞。她估摸时间到后半晌了，想无论如何也要在落黑前赶到拐拐堡。由于心里发急，一向不大声说话的她，蓦地对赶车的老汉大声说：

“喂，老人家，你把车赶快点！”

老汉的回答就像他的骡子走路，不紧不慢：“这样的路能

赶快吗？”

“算我求你啦，哪怕多加点钱也可以。”

“你那点钱，能买骡子的命吗？”

桩婶听罢都急出眼泪来了，可是又无可奈何。车轮依然慢悠悠的转动着。雪越积越深，车轮转动越来越困难，车轮转动时发出的吱呀声，变得沙哑而沉闷。

人世间的的事情，往往是那样的巧，又是那样的不巧，人们的得失、祸福常常在咫尺之间，在分秒之内。桩婶今天的境遇便是如此。

桩婶乘坐的大车，好不容易赶到大力部队的驻地拐拐堡，真可惜，只望到部队个影儿，她这头进村，队伍那头出村。桩婶骤然间心凉了，可是又不死心。她恳求赶车老汉：“你老行行好，再往前赶一截，好让我见儿子一面。你瞧，不远，只要加几鞭子就能追上。”老汉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说一声“坐好”，就朝骡子屁股上敲了几鞭杆子。车咯噔咯噔沿街而过，很快驶向部队离去的村口。车出村口时，从濛濛雪雾中可以看到队伍的影子，看上去也就百八十丈远。桩婶心喜，老汉也为之心喜。“呔！呔！”老汉大声吆喝，催动老骡。前面不远是个坡，大车猛地往下一冲，牲口蹄子一打滑，咕咚一声栽倒，趴了辕子。老汉心疼牲口，自不免一阵埋怨。桩婶眼睁睁看着队伍离去，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其实她儿子大力，此刻并未离开村子，而是被留下来同副指导员一道检查群众纪律。他们正挨家挨户的了解：战士有没有打人骂人？有没有借了东西没还？有没有损坏了东西没赔？他们从村东到村西，从村南到村北，问了群众又问村

干部，检查了个遍。一次从一户出来，范大力还看到了驶进村的大车，他以为是本村的大车呢，所以对乘车的人未置一顾。

桩婶正呆呆的站在那里，猛然间见几个穿军装的人，从另一处走出村子，朝开走的队伍急急追去。桩婶心里一动，赶忙擦去眼睛里的泪水。可是密密飞旋的雪花障碍了视线，看不大清，只辨别出是五个人。她情不自禁地朝前走了几步，站到一个稍高的地方，又定睛细看。见其中一个走路上身一晃一晃的，很像大力那步走。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眨一眨，倍加留心。“是他！”她喜出望外，提起嗓子就喊：“大力！大力！”就距离的远近，本可以听到。也不知是雪遮雾障，还是对方没留意，却不见回应。她不信对方听不到，再次提高嗓门：“大力！大力！大力！”事有不凑巧，恰在这时，天空传来飞机的嗡嗡声，盖住了她的声音。美军为了侦察志愿军的活动，为了阻挡志愿军开上前线，飞机不断沿着鸭绿江边转，虽是雨雪天也不中断。

“丧尽天良的！”她狠狠地咒骂一声。见喊不应，车又不能动，她便毅然甩掉身上的羊皮袄，拔腿朝几个人急急追去。她不顾雪深雪滑，不顾上坡下坡，不停地迈动双脚。她越走越觉得气不够用，越走越吃力，嘴里不断地喘着粗气。终究是上了些年纪的人，腿脚不灵便，走上一阵就两腿发软，发颤，不断的跌交。可是她总不死心，跌倒了，爬起来，继续追赶。暗里不断催促自己：“快点！快点！”她不顾一切地追，拼着老命地追。可是双方相距老是那么远，这使她非常着急，试图再加快速度，腿脚越是不听使唤。于是她咒骂自己的腿不争气。

忽然一支炮队急驰而来，横冲直撞，牲口蹄子、车轮子带起来的雪块溅了桩婶一身。她被挤到路边，眼巴巴看着几个军人走去，而自己却可望而不可及。她难过，失望，把满肚子怨恨朝炮队撒，骂他们不是好东西，骂他们缺德，骂他们没心肝。可是骂顶什么用？炮队只顾疾风般的赶路，旁若无人，似乎就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。驭手不停地吆喝着、鞭打着拖炮的骡马。骡马吃力地拖着大炮，通身是汗。炮车轮子飞速转动，把厚厚的雪碾得粉碎。长长的炮队，车连着车，炮连着炮，浩浩荡荡，威风凛凛，雄壮豪迈。桩婶看着炮队，起初是怨恨，到后来不知不觉的被这场面所吸引，所打动，所感染，心里油然而产生一种自豪感。这个曾经受尽日本侵略者欺压的女人，看到这阵势，这气派，感慨万端：“中国人真是顶天立地了，再不怕洋鬼子了。”看着战士们意气风发，乐哈哈的样子，暗想：“也不想个家，都在外面混野了。”抱怨中带有称赞。那些从她身边匆匆而过的士兵，却没有理会她，偶尔投来目光，也是漫不经心的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她忽然产生一种冷落感，仿佛自己与这一切毫不相干，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，成了个多余的人。“到底来干什么哟？”她下意识地问自己。是呀，自己到这里来到底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见儿子一面免去自己的悬念？可是事实上，在这样的场合见上一面，只能增添新的挂虑，增添更多的悬念。是为了唤他回去说门亲事？然而这又怎么可能呢？她越想越觉得自己来得不合时宜。一时间她陷入了沉思。“既然强盗又打到国门来了，应该勉励孩子当好顶门杠，这才是正理。”她想着想着，心里生发一个念头：“找队伍上的人给孩子捎个信，好让他走得放心。”

桩婶拦住一个骑马的人：“同志，托你给我儿子捎个口

信。”

“千军万马，谁知道你儿子在哪里？”骑马人有些不耐烦。

“我儿子叫范大力。你就说娘来看他，来为他送行，为他壮胆，为他助威！”

“说得好，好样的母亲！”骑马人说罢催马而去。

把话捎走了，多少总算了却了份心愿。可是她心里依然空荡荡的，酸楚楚的。可怜天下母亲心，难以割舍，又不得不割舍。

炮队过去了，那几个军人早已没了踪影。刚才还是喧闹的大地，蓦然变得鸦雀无声。四下白茫茫，阴沉沉，空旷而清冷。桩婶木木地站在雪地里，朝队伍去的方向凝望着，默默地为儿子祝福：“愿老天保佑你，平平安安回来，娘等着你！”

第二章 飞雪壮军行

一场战争风暴，犹如12级台风，向中国大陆袭来。刚刚从一连串可怕的战乱恶梦中初醒过来的中国人，一时间又被惊得目瞪口呆。屡遭战争浩劫的中国百姓，总是祈求过上和平生活。然而对这种期求的回答，却是强加的战争，一次复一次，从鸦片战争以来未曾断过。

时值1950年初冬。

战火从平壤、顺川、价川、龟城一路烧来，一直烧到鸭绿江岸边的楚山，炸弹、炮弹爆炸在中国的土地上。名噪一时的“联合国军”统帅麦克阿瑟，发话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的抵抗。作为一个颇有才华的统帅，口出此言不是没有根据的。称霸亚洲和太平洋的大日本皇军都败在他的手下，在亚洲还有谁堪称他的对手呢？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，威震全球，不可一世，似乎地球都由他拨动，怎么拨，就怎么转。如今，麦克阿瑟挥师北进，所向披靡，成功在望。可是不料，10月25日，在鸭绿江南的崇山峻岭中，突然冒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。初次交手，“联合国军”损失了15000人马。然而，麦克阿瑟对此只是报之轻蔑的一笑。他断定中共军队不敢与美国为首的16国军队对抗，因为其武器装备很差，又是背水

作战，实不堪一击。出兵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，象征性地援助兄弟邻邦，以保全面子。麦克阿瑟同他的下属开玩笑说：“在辽阔的太平洋，我都能布下大网，兜住大鱼，何愁这区区的鸭绿江？可惜的是，我的网太大，江太小，有点施展不开。”为了一举成功，他集中了 24 万精锐，分东西两线，发动钳形攻势，声言在圣诞节前停止中朝军队的抵抗。

一列长长的行军队伍，冒着大雪，沿着蜿蜒的山间道，急速地向鸭绿江进发。每个人身上都披着件雨衣雨布两用的斗篷式雨具，枪支、炒面袋、背包等都罩在里面。由于走得急，雨具的下摆被踢得呼哒呼哒响。密密的雪花飘洒下来，战士们的头上、肩背上、裤腿和鞋上都粘满了雪，看上去一个个成了白袍小将。这是一次非常紧急、非常隐蔽的进军，过江前过江后，都选择人烟稀少的山间小路走。为了出奇制胜，也为了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，代号为“鸭绿江”的这支部队，奉命向敌后实施大穿插、大迂回。他们必须在几天之内，踏冰冒雪，穿越险陡的狼林山，插向敌人后方去。大雪是最好的伪装，飞机成了瞎子，最利于隐蔽过江。

快到鸭绿江边时，天渐渐黑下来。这时雪下得骤紧，雪花狂舞，上下纷飞，微风吹过，密密的雪花打起旋子。没有炮声，没有飞机声，队列里也没有说话声。当人们亦步亦趋地接近那血火考验，队伍显得格外地庄严肃穆。

四连过来了，一个个走得那么急，跟得那么紧，嘴里大口大口地喷着热气。走在前面的是连长郭就细。他三十来岁，长得像个瘦猴子，满脸络腮胡，活像张飞脸，两抹片片眉，都快长到眼皮上去了。他挺着胸脯，抖擞精神，两只急速迈动

脚，带起许多小雪块，他面目严肃，情绪有些激动。在他身后是一溜战士，127号人，好大一截子。战士们个个聚精会神的走着，顾不得东瞧西瞅。

队伍正行进间，一个从队旁驰过的骑兵扔过一句话：“一位来看儿子的大妈让我捎句话，说是为儿子壮胆助威来了！”他把话扔下便走，走一截扔一句，边走边扔。他没问大妈姓甚名谁，也没记住儿子姓甚名谁，他传话，心意尽到为止。本是一句很平常的话，可是在人们行将离开祖国故土的时刻，却显得那么响亮，那么真切，那么引人注意，那么撩人心弦，以致引起很多儿子的内心呼应，有的则以为是自己的母亲来为自己送行来了。

走起路来身子有点上晃的范大力，听罢心里一动：“他说的大妈会不会是娘呀？”于是想起了出发时村里出现的那辆大车。他恍惚记起车上像是坐着个女人。“当时也没留神看看。”他深感追悔莫及。他想，娘这会来干什么？不会是爷爷病逝了吧？要么是弟弟伤着病着的？想着想着，脑海里浮现出娘亲的一副忧伤的面孔，心里泛起一阵烦乱和不安。

“快过江了！跟紧！”

一声口令传下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
队列里变得异常的肃静。正走间，前面隐隐传来水声。

“鸭绿江！”

不知谁低低喊了一声，大伙的情绪立刻变得激动起来，队列里引发出一阵嘈杂声。但不久便复归于平静，而且静得出奇，一个个大气不出，好像屏住了呼吸。只感到心脏怦怦地跳，脚步也有些慌乱。任是雪花打在脸上，落在脖梗里，也不觉得了。一个个掀掉头上的防雨帽，把脖子伸长，把眼睛